

歷史與空間

觀荷勝地圓明園

我很愛荷花。夏季，是荷花盛開怒放的最佳時節。在新冠肺炎疫情籠罩下枯坐室內的日子終於鬆動後，儘管從隆冬一下子邁進揮汗如雨的炎夏，畢竟可以重新走進自然，在烈日下觀賞我愛荷花的荷花啦！辛苦卻快活，勞累也舒坦，如脫籠之鵲，放飛暢達的快樂心緒。

荷花，以其色澤艷麗、清新脫俗、無私奉獻、品格聖潔、境界高遠而深受中華百姓喜愛。宋代包恢（公元1182-1268年）有一首詠蓮詩寫道：

暴之烈日無改色，生於濁水不受污。
疑如嬌媚弱女子，乃似剛正奇丈夫。
有色無香或無實，三種俱全為第一。
實裏中懷獨苦心，富貴花非君子匹。

此詩在格律上雖不夠嚴謹，但把荷花的優點和寓意描寫得完整透闢。

荷花的習性，是天氣越熱開得越好。想要看好花，就不能怕熱。六、七、八月的驕陽，如蒸騰的烈焰，燒烤着華夏大地，不少人躲進空調房，避暑納涼。這時，我必須帶着數碼相機，從南到北穿越北京城，親臨荷花集中的園林，才能實實在在看到和拍到荷花仙子最新的美麗面容。

北京觀荷場所不少。北海有荷，蓮花池有荷，龍潭湖有荷，紫竹院有荷，頤和園有荷，植物園有荷……然而，數量最為碩大、氣勢最為恢宏的，非圓明園莫屬。每年炎夏，我總要冒着酷暑來圓明園多次，觀賞荷花、拍攝荷花，在亭亭玉立的凌波仙子面前，虔誠禮拜、精心記錄，把她們當年的新貌永久地留在鏡頭裏。

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花不同。每年到圓明園，看着滿園荷花，好像跟往年差不多，其實與以往絕不雷同。每年的荷花，都是新的，就像每天的太陽都是新的一樣。

圓明園的荷花有獨特之處，最突出的是水域大、種植巨多。圓明園遺址總面積達5,300畝，水域佔十分之四，有2,000畝以上。除了福海湖中尚未種荷，其他大小湖塘均栽滿荷花。長春園、綺春園、九州景區的各個水面港汊，夏天幾乎全是荷蓮的天下，密密匝匝、勾勾連連，在望不到邊的綠葉中，星星點點的紅蓮白荷花，如寶石般鑲嵌其中，給燥熱的人間帶來欣悅的清涼，美哉快哉！

靠近南門的綺春園和靠近西洋樓遺址區的

長春園湖面，幾乎全被荷蓮覆蓋，只留下幾條水道，供遊船行駛。荷開盛季，從岸邊眺望，只見幾艘畫舫在密荷間緩緩移動，看得到船頂遮篷，看不到船身和遊客，頗有詩意。長春園西南部水面，專門栽種了一些王蓮，八月之後，王蓮陸續開花，大圓形葉面飄浮水面，非常引人注目。綠色葉盤足可容三歲小兒坐於此而不沉，蔚為奇觀。棧橋兩側睡蓮綻放，朵兒雖小卻精緻靚麗，充滿勃勃生機。整塘碧荷，與岸柳、綠樹、水邊草花交相融合，在藍天、白雲、艷日輝映下，閃爍燦爛、明媚嬌麗，讓人恍若置身仙境，心曠神怡、寵辱皆忘。雖曝露於火日之下，竟感到有涼風拂來，清氣繞身，汗濕衣衫卻通體舒泰，陶醉於這賞心悅目的難得享受之中。

十來年前，我在圓明園多次觀賞到並蒂蓮，至今難忘。可是這些年來園的時機不對，再也沒有機會重見並蒂蓮，一直引為憾事。我特地詢問了園裏工作人員和花工，工作人員說他來園已七年，沒有見過並蒂蓮；花工則說，去年發現過並蒂蓮，並保護起來，沒想到保安員責任心不強，竟被人偷走了。我聽後確很氣憤。並蒂蓮俗稱同心蓮、雙蓮，在一根莖上長出兩朵花，結出兩個蓮蓬，無法人工培育，完全依賴個別荷花基因突變自然生成，概率在十萬分之一以下，且花期僅幾天，極為珍貴罕見。2009年8月，北海公園十年一遇並蒂蓮被盜，我聞之痛心疾首，奮筆書就《為並蒂蓮志哀》一文，在報紙上發表，期待引起愛荷人的共鳴，一起呼籲並制止這種昧心私行爲。沒想到，時隔十年，這樣的悲劇還在重演，不能不深長思之。看來，要使不良社會風氣真正扭轉，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切不可掉以輕心。

前幾年赴圓明園觀荷，我曾經不走南門或東門，而從園區西南角藻園門進去，沿西邊石板路往北轉東步行。西區人跡罕至，野味頗濃，一片碧綠生青，空氣清新濕潤。這一區域的大小池塘，也都被荷花填充，景色幽雅淨朗。漫步岸邊草叢，欣賞綠葉紅花，頓覺神清氣爽、舒暢愉悅。足足走了近兩小時，方到達園北中部「多稼如雲」遺址。一座涼亭在望，亭旁就是圓明園荷花種植基地。基地是一條條狹長的淺水溝，露天種植着大量荷花苗。我以前總感到圓明園湖面荷



圓明園古荷開花。 作者提供

花數量是很多，但品種較為單調，大同小異。這次到基地一看，大開眼界，才明白實際上品種不少，集中在這裏栽培後，再移至大湖小塘裏成長壯大，或盆栽後到遊人密集處展示。這裏的花又多又美，我的相機快門按個不停，把嬌妍奪目的美荷拍了個夠，收穫真不小。

這次再訪荷花基地，我與孩子搭乘免費遊覽車前往，十分鐘左右即到。正是下午三點來鐘，麗日晴空下熱浪滾滾。我看到基地裏有十來位花工在努力勞作，有的整枝，有的澆水，有的清池，十分忙碌。汗水濕透了衣衫，雙手不停地工作。我忽然悟到，這全國的綠荷紅蓮，不就是以他們為代表的許多花工們精心創作的魅力作品嗎？他們用自己的心血，澆灌了全園的荷花，讓來自四面八方、五洲四海的賓客，在這裏觀賞到蓮荷之美，領略到中華之美、體味到人情之美，昇華到靈魂之美。他們普通平凡，身影卻頗偉岸；他們褲腿有泥，心靈依然乾淨；他們衣衫汗濕，神情樂觀開朗。他們堅守自己的崗位，不畏烈日驕陽，用誠實不懈的勞動，給萬千遊人送來歡樂和笑聲。從他們身上，我看到了勞動的偉大和美麗。望着花工們，我感到身上似乎補充了新的能量，已覺疲勞的雙腿輕快了一些，於是繼續向東南步行，在綠荷紅花的海洋中流連徜徉，一個多小時後，結束了又一次圓明園觀荷的難忘行程。

去年，圓明園珍藏的千年古蓮子，在荷花基地精心培育後首開新花，轟動了北京城，仰慕者紛至沓來。圓明園工匠還培育了一種命名為「國慶紅」的荷花新品種。當十一國慶節前各色荷花因季節原因陸續凋謝後，延後了開花期的「國慶紅」，卻剛剛在園內爭相競放。去年我專門帶了孩子在國慶期間前去觀賞這一荷花新品種，果然在線法橋旁的池塘裏，看到了紅艷艷的「國慶紅」新荷，令人驚喜萬分，馬上拍下了她的雅姿。這個季節還能在北京欣賞到欣欣向榮的美麗紅荷，恐怕只有在圓明園線法橋了。

字裡行間

黃仲鳴

師門承教記

有學子問：「平生有什麼遺憾事？」我一定不加思索回答：「未學好書法，成書法大家。」這答案是真的，從小就喜歡拿起毛筆摹寫，小學五年級時，書法老師便當眾表揚一番。可是，這老師並沒深切地教導過我們。

那年，全港小學書法大賽，校內初選我入了圍。老師規定，放學後，留校學習備賽。我和另一位同學日日「留堂」臨帖一小時。然而卻無一「專家」指導，我們兩個小學雞，只是臨摹呀呀，幸而不用破費買紙，臨了也沒人「指正」。結果當然是，我倆名落孫山。

自此之後，我便明白，學習如盲人，沒盲公竹怎辦？後來看了羅爾綱的《師門學教記》，更深信此理。

昨日看了一部書《啟功教我學書法》（天津：百花文藝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頓為作者陳啟智慶幸找到一位良師。啟功的書法，我一見就喜歡。為何？我一直說不出個所以然來，但那筆法、行氣、字形，就是有股吸引力。這「啟功體」，連我不喜歡看的書，一見到他的題字，也就買了。陳啟智自小喜歡寫字。1964年，他考上

北師大。在班上，已是個寫得一手「好字」的學生。1969年文革時期，在北郊清河農場參加收梨勞動。一天收工回去，將草帽掛到窗戶上，正準備洗臉，忽聽得有人說：「這個『啟』和我名字的那個『啟』一個樣。」陳啟智一回首，「看見說話的是一位年過半百的老先生，身材不高，面龐方正，笑容可掬，正用手指着草帽上我的名字」，陳啟智連忙上前請教。此「老先生」正是中文系教授、書法名家啟功。於是陳啟智和一些同志就跟啟功學起書法來。那場景：

「沒有桌椅，師生都盤腿坐在麥秸墊子上；沒有毛筆，就用鋼筆或塑膠筆；沒有寫字紙，我們就遵師囑去小賣部買小學生用的方格本或橫條本；沒有教材，全憑老師的言教和示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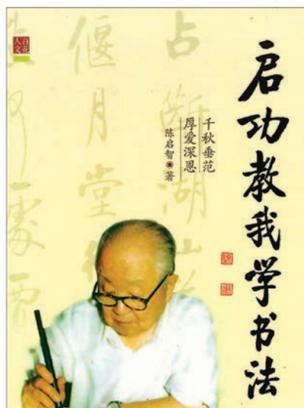
在此之前，陳啟智的書法已備受稱譽，有「寫字先生」的綽號，「及至跟老師習字，方知自身之淺薄。在老師的書法面前，自己的字實在劣弱」，「一文不值」，「而幫助我徹底改變的能夠圓我成為書法家之夢的」，「是中國書法泰斗啟功老師。」

其後，他「登堂入室」，親赴啟功「陋室」學習。1997年學有所成，預備搞個書法展，親請恩師題展名。啟功非常高興，並寫字恭賀：「筆家墨池，義之獻之。八法之路，百代之師。古為今用，念茲在茲。陳君啟智，藝精學富。業廣惟勤，名實相副。展覽成功，祝此題句！」

這部書，繙述了陳啟智受業經過。是羅爾綱之後，另一部受教記，值得細覽。

2003年，啟功仙逝，享年93歲。在90歲時，陳啟智書寫了一首賀壽詩云：

九旬幾入老年關，壽越期頭若等閒；曠度遠心無逆距，莊椿高古綻新顏。啟功曠達逍遙快樂，是得享高壽的主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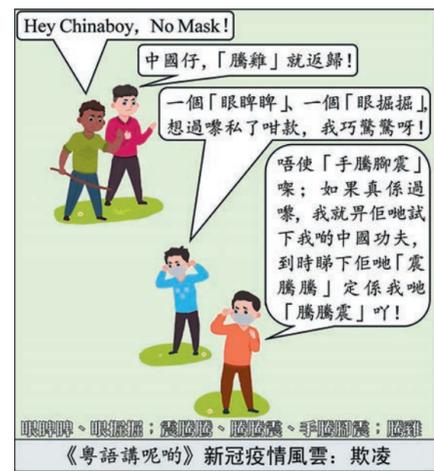


學功三十六年，寫成這部追思之書。 作者提供

粵語講呢啲

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眼睷睷、眼掘掘/眼偏偏，震騰騰、騰騰震、手騰腳震、騰雞



上期提到，「眼睷睷/眼睷睷」中的「睷」與「睷」只可界定為「借字」。對於粵語的「正字」，筆者一向抱持的態度是如非有充分理據，否則不會像坊間的所謂專家在不知情下也提出那些多為人云亦云的「粗疏」建議。執筆時，筆者突然意識到當某人做了些為人厭惡的事情，如：在肺炎疫情下不戴口罩進入擠滿人的電梯；「篤篤/篤背脊」（打小報告）；「撻長腳」（搶兄弟的女友）；「撻腿」（一腳踏兩船）等等，看不過眼的人或會直斥其非，又或投以一記「鄙視」的目光。為此，那個最恰當的「眼睷睷/眼睷睷」眼神很有可能是演化自「眼鄙鄙」的了。

十多年前，有電視台推出了一個以「最緊要正字」為題材的資訊節目。由於節目中邀請了不少知名的「中文人」作嘉賓主持，除令節目具一定信力外，也間接地加強了人們對「正字」的意識。實話實說，如是「書面語」，奉行「正字」的意念並無妥協餘地；可如是「廣東字」，則有待商榷。此話怎說？近年不少沒作深究的「中文人」硬推「粵語好古雅」的意念，於是乎引來不少行內外人人士從字典中翻箱倒篋，找來不少只是在形音義上略為接近的冷僻且艱澀的所謂「正字」。在筆者的眼裏，以上舉動嚴重破壞了粵語的生態，「正常」態度如下：

話知佢正字係乜，稱奇古怪唔要得；話知佢有幾古雅，解錯錯錯笑尼牙。

換言之，如能好好保育以及精準傳承已是功德無量了。

與「眼厲厲/眼矚矚/眼觀觀」近義的還有「眼掘掘」，此等目光除含怒意外還帶有監視的意味。

示例1：經理成日響度「眼掘掘/掘住晒」，成班同事係佢「哪不得其正」（不敢妄動）喇！話說回來，人在生氣時會瞪着眼，廣東人會叫這種狀

態做「眼突突」。有人認為「眼掘掘」應寫作「眼偏偏」，但筆者看不到這種目光含「偏強」的意味。書面語中，「掘」有崛起、突起的意思，所以「眼掘掘」本身就是正寫了。

上世紀七八十年代，東華三院多次在其大型籌款電視節目《歡樂滿東華》中邀請粵劇名伶新馬師曾（新馬仔）獻唱其首本名曲《萬惡淫為首》，當中首兩句：

冷得我騰騰震，震到我入心

可謂膾炙人口，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。怪不得內地知名網站「百度百科」也誤把這首曲收錄為「騰騰震」一詞的出處了。通過變韻母，「騰騰震」中的「騰/tang4」讀成「吞1-4/tan4」。

書面語中，「騰騰」比喻盛、旺盛，如：熱氣騰騰；怨氣騰騰；怒氣騰騰；殺氣騰騰；惡氣騰騰（異常兇惡）。基於此，廣東人會用「震騰騰」來形容人因受冷或受驚以致身體不停地、急劇地震動（輕微顫抖）。另一個講法是「騰騰震」，這明顯是「震騰騰」的倒裝說法。久而久之，人們也把「騰」看成「震」，於是乎便把「手腳抖顫」說成了「手騰腳震」了。

廣東人會形容人驚惶失措，即驚恐慌亂、不知如何是好或膽怯的樣子，做「騰雞」。一直以來，人們認為因為難在「驚恐」時會「騰跳」，所以才有「騰雞」這個講法。筆者可告訴大家這推論只是穿鑿附會，「騰雞」的真是身是：

「騰」震的膽小「鬼」

「鬼」乃通過音變成「雞」而已。

示例2：

小小事就「騰雞」成咁，點得嚟做大事呀？

新冠肺炎這隻詭異病毒，現時仍在全球蔓延。在強烈自我保護的意識驅使下，身處海外的亞裔（主要為華人）外出時幾乎「清一色」佩戴口罩。然而，這種個人化且具人權性質的舉動除遭當地人口誅筆伐外，還偶有在公眾場所、街頭巷尾出現華人被欺凌的狀況。隨着疫情變得嚴峻，洋人亦開始普遍意識到佩戴口罩的重要性，上述應不出現於文明國家的狀況才得以緩和。讀者可從如下的打油詩，一窺洋人於「大流行」前後的意識形態：

見戴口罩眼掘掘，唔知得罪你邊邊；

見戴口罩眼睷睷，前世欠你吃你嘍。

× × ×

當日嚇我震騰騰，今日到你騰騰震；

當日味話人怪雞，今日點解騰騰雞。

× × ×

嚇我手騰腳又震，真係有怨無路呻；

雖非係你本國人，也得融洽好氣。

× × ×

洋人為戴人戴口罩，華人為己戴口罩；

實情病毒人傳人，唔戴口罩人累人。

× × ×

話知領導定專家，立論須依邏輯化；

叫人唔使戴口罩，命丟誰來把數找。

詩語背後

江鄰

西海岸詩話：大峽谷

有人說，在太空惟一可用肉眼看到的自然景觀是科羅拉多大峽谷。這個說法有些誇張，但當我站在層疊凸兀的山石上，俯瞰大峽谷，心中的震撼確是前所未有的。直面大峽谷的雄渾氣勢，敬畏感油然而生。

大峽谷是科羅拉多河的傑作。科羅拉多，源於西班牙語，意為「紅河」。大峽谷兩岸，山石多呈暗紅色，風化的泥沙流入河中，使河水隱隱泛紅。這條發源於落基山的暗紅色巨龍，自東向西穿過科羅拉多高原，最終由加利福尼亞灣奔向浩瀚的太平洋。

科羅拉多多然是一條從心所欲的大峽谷，蜿蜒曲折，開豁隨意。谷口寬度6,000-28,000米，谷底寬度200-29,000米，平均谷深1,600餘米。從谷底到谷口，分布着自寒武紀以來各個地質年代的岩層，顏色深淺不一，如同樹木的年輪，向人們展示了地質年代變化的清晰脈絡，被稱為「活的地質史教科書」。大峽谷綿延450公里，谷中生活着75種哺乳動物，50種兩棲和爬行動物，25種魚類和超過300種鳥類。這是一個多麼生機盎然的動物世界啊！

科羅拉多高原地理上被稱作桌狀高地，又稱桌狀山，頂部開闊平坦，周邊溝谷切割。大峽谷把這種地形演繹得淋漓盡致：古老的岩層經歲月鏤刻，嶙峋傲然，深不見底的巨谷，托出無與倫比的蒼勁和壯麗。岩層沐浴在清澈的陽光中，色彩依光線的強弱變幻，時而棕色，時而赤色，時而

深藍色，斑斕而詭秘。這時的大峽谷，七彩紛呈，蒼茫迷幻，氣勢磅礴，那獨絕的結構與着色，只能是大自然的傑作，任何雕塑家和書畫家都無法企及。

歲月深深地切割
一部地質史赫然呈現
我站在餘下的山樑上
離天很近

課桌的年輪遍視着
刻畫出蒼涼而堅強的美麗
深谷中穿梭的雄鷹
把嗡嗡叫的直升機變得笨拙

陽光穿透近在咫尺的雲層
裝點出綿延起伏的斑駁
巉岩帶着若有若無的植被鋪展
在遙遠的天際融入雲海

山風吹涼了手和臉
心中充滿清幽的快意
一種久違的感覺迎盪
空曠而溫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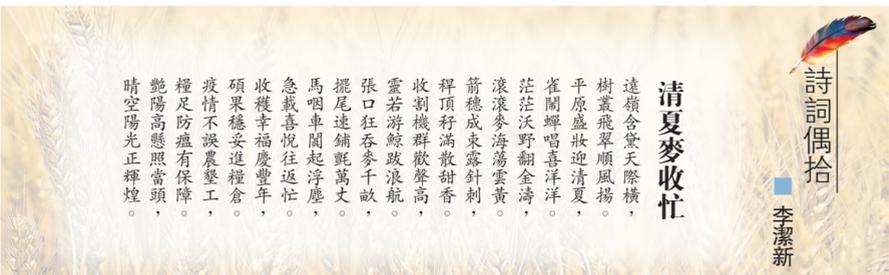
科羅拉多河在高原上奔湧了億萬年，切割出兩岸壁立、一水中流的雄偉地貌，其氣魄，其神韻，其景致，絕然於世。然而，存在與發現，從來是兩回事。神奇的大峽谷，直到1869年才由美國炮兵少校約翰·鮑威爾帶領的一支探險小分隊發現，並在他的宣傳下而為世人所知。此後一個半世紀裏，無數探險家追隨鮑威爾的足跡，在大峽谷中探奇冒險，挑戰險灘急流，詮釋所謂的美國精神。大峽谷的發現，旋即

引來廣泛關注，獲得極高讚譽。1890年，美國作家約翰穆爾遊歷大峽谷，這樣寫道：不管你走過多少路，看過多少名山大川，你都會覺得大峽谷彷彿只能存在於另一個世界，另一個星球。美國總統西奧多·羅斯福1903年來此遊覽，也曾感嘆地說：大峽谷使我充滿了敬畏，它無可比擬；無法形容，在這遼闊的世界上，絕無僅有。為了保護大峽谷難得的自然奇觀，美國國會1919年宣布建立大峽谷國家公園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於1980年把大峽谷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。

看着峽谷兩岸，疊嶂層岩，昂然騰躍，蜿蜒而去，不禁心馳神往。夕陽尚在天邊盤旋，一彎新月已冉冉升起，日月同輝，天地共情。心裏竟浮現出中國大西北，浮現出那份同樣的蒼涼和豪邁：敦煌萬里黃沙，祁連千仞雪峰，張掖七彩丹霞，漢唐霸業，邊塞詩篇……其實，無論東方還是西方，山川日月蘊含的磅礴澎湃，終究是由人賦予的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經過文化的背書，成為人類文明的基石。

自古以來，山水便與詩人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山水滋養詩人，成就詩人；而山水之美，惟通過詩人得以存續，沒有詩人，山水難免寂寞。

莽莽蒼蒼一碧空
斜陽西掛月升東
飛霞七彩融天地
為有詩心萬物中



清夏麥收忙 李潔新